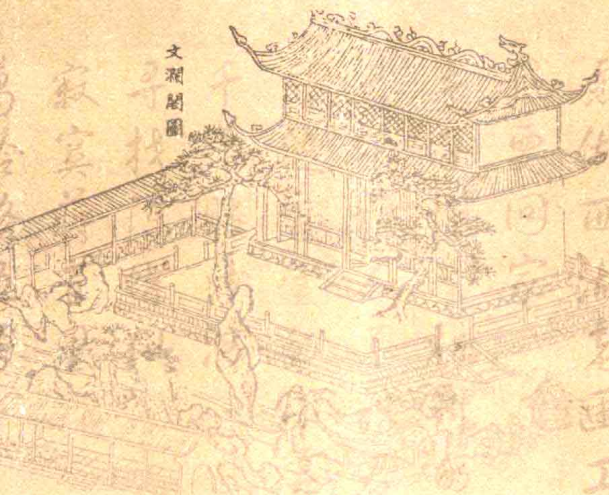


方方

【人物卷】

主编 赵晴

文淵閣圖



舒鴻的夢想
十年杭州
西湖四大金剛
馬一浮的杭州鱗爪
朱自清與杭州六和塔
舊式杭州光物





方城紀

【人物卷】



前言 |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徐晓杭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哪个时代，经济变革都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于是，许多城市在回望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本。

杭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隋朝筑城郭，吴越建王城，南宋立国都，两千多年的历史，层层叠叠地积累在这块土地上，稍稍一挖就是一件千年的物什，一块千年的遗址，可见历史的密度和厚度。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就是由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积累而成的。

历史并不遥远，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2005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了一个讲述杭州历史文化的版面——《城纪》，打捞历史碎片，写真城市故事，为新时代的杭州人描述城市相貌。

一座古城往往有非常庞杂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写在史书里，也写在那些大街小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和珍珠般散落的老宅古桥，甚至一块山石，就像一张密密的网，将历史织进城市的身体；像一条条隐秘的通道，指向历史的深处。街巷、城门、老屋、人物，就像无数闪光的碎片，保留着城市的记

忆。我们把那些或消失无踪，或湮没在居民后院里的历史，一点点地挖掘出来，整理成文，让今天的杭州人了解，这座城市有着怎样连绵不绝的文脉。

六年来，我们沿着城市的经脉或走马观花，或深入找寻，杭州城的前世今生，在一笔一笔的寻觅中变得生动、清晰。《城纪》就像是城市的索引和注释，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翻阅，也让我们知道，城市是怎样长大的。

一张报纸不仅是政治经济资讯的集散地，也应该是文化的引导者。给读者高品位的优质文化，这是一张有责任感的报纸应该做的。《城纪》是《杭州日报》倾力打造的一个品牌栏目，每周一期，配以新旧照片，至今已刊出近三百期，每期一个主题。并策划了许多系列专题，比如大运河历史、十大城门、杭州丝绸历史、西湖香市等民风民俗，对杭州文化做了精心而又耐心的梳理。

《城纪》的性质决定它并非一炮而红，而是强力渗透，日积月累，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受欢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现在它已成为老师的教科书、研究者的收集资料、读者的“床头报”。

《城纪》文字优美，故事性强，不吊书袋，读来引人入胜，可读性非常强，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获杭报集团读者最喜爱的十佳版面，2006年获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2009年获浙江新闻名专栏。

我们所做的文化寻觅，目标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市井风情。人文精神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和品质，市井风情则延续着这座城市的生活习惯及精神风貌。《城纪》不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报纸之外的，而是对城市的建构、对城市的人文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纪，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认识这座城市，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目 录

前 言

百年秋瑾墓	001
风木书楼 丁氏传奇	011
西子湖头有我师	018
旧式闪光人物	023
朱智与杭州六和塔	036
马一浮的杭州鳞爪	041
十年杭州华彩梦	050
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	057
舒鸿的梦想	064
锦绣百年	070
桥人往事	078
愿做西湖老画工	086
我要回家——林风眠在杭州	096
丰子恺：杭州的不了情	104

天下谁人不识君	112
司徒雷登的小弄堂	120
千年贴沙河	125
寻找陈蝶仙	133
寂寞蒋百里	141
葛岭路5号	149
坚匏别墅小刘庄	158
沈秋水的山庄	166
八姨太的刘庄	173
陈端生的勾山樵舍	179
叩问杜庄	184
西湖山水与陈布雷	192
笕桥英烈	198
环城西路20号 —— 那些应该记住的人和事	208

后 记

百年秋瑾墓

◆ 邹滢颖 丁云川

凡到过西湖的人，大约都见过西泠桥畔那尊白色的“鉴湖女侠”雕像，然而，一百年里，秋瑾的灵柩在绍兴、杭州和湖南等地多次迁移，这是后人所不知道的，也是中国葬仪史上不多见的。

第一炉香 一抔黄土埋忠骨

1907年7月13日下午四点，15岁的范文澜被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和几声零乱的枪声惊起，他走出自家庭院，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他家西端的大通学堂出事了。

有三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层层围住了学堂，他们大叫着抓秋瑾，抓秋瑾。接着便鱼贯而入冲进学堂。学堂里又传来几声枪响后，不一会儿，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绑，被士兵们鱼贯而出地推了出来。

士兵们乱哄哄的，前面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的枪都上了刺刀，这群人席卷着秋瑾冲锋似地奔过范家门旁的锦麟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路上奔去。

大祸就这样来临了。其实这天早上，大通学堂来过两个乔装打扮的人，他们是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到来是为了通知秋瑾避开刀锋。刚刚七天前，秋瑾的革命同志徐锡麟在安徽起事失败，连心肝都被清兵吃了，负责浙江起事的秋瑾自然成了奸细告密的对象。无奈此时的秋瑾心意坚决，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真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凛冽和坚定。

秋瑾一被带到府衙就接受了三堂会审。绍兴知府贵福和被徐锡麟刺



鉴湖女侠

死的恩铭有亲戚关系，所以对徐的同党秋瑾自然一心谋害。而山阴县令李钟岳却对秋瑾同情有加，他爱惜这名有才有勇气的女子。大堂上，秋瑾对贵福的提问针锋相对。当被问到同党时，秋瑾对着贵福说，你也常来大通学堂，你也便是同党之人！贵福听后大怒，对秋瑾动了“拶指”的酷刑。

7月14日，知县李钟岳提审秋瑾，他在花厅屏退众人，让秋瑾坐在椅上，缓缓对谈。县衙内外唯见长日流转，鸦雀无声。秋瑾向父母官讲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留学日本的经过。当李钟岳问她有什么话想留下时，秋瑾忍着手痛，在纸上先写下了一个指盖大的秋字，之后，便续出一联，“秋风秋雨愁煞人”！李钟岳看得一片黯然。当晚向贵福禀明秋瑾之案无凭无据，不该定罪。然而一定要置秋瑾于死地的贵福竟立即起身前往杭州，向浙江巡抚谎称秋瑾已伏案认罪，立时得到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7月15日凌晨三点到五点，一夜未眠的李钟岳来到大牢。秋瑾身上穿着她来时穿的白色汗衫，脚上穿着一双即将走去的皮鞋。两人都知道大限将近。秋瑾从容静气地对父母官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我是女子，死后万勿剥衣；二、请为备棺木一口；三、刑前允我写家信一封。李钟岳慨然应允了前面两个请求。

风和雨，轩亭口，黎明在即，鸦雀绕树。秋瑾四顾茫茫，死于刀下。68天之后，被革职的李钟岳，闭门在家，心怀忧愤，自缢身亡。

第二炉香 英魂思归伴岳王

秋瑾被捕后，家人都避难到了离绍兴二十里地的一个小山村。所以秋瑾就义之后，尸首并未被家人认领，而是被草草埋葬于卧龙山脚下。一个月之后，秋瑾的哥哥秋誉章看看风声稍息，便返回绍兴，用重金雇了几人，把秋瑾的棺柩偷偷挖出来转移到了严家潭殡舍暂时停灵。

秋瑾殉难的消息经上海的报章不断披露之后，全国震动。孙中山先生即对同盟会会友邵力子说：“秋瑾虽然捐躯，火种依然存在，勿忘我浙东受难同志。”鲁迅先生写了《药》，在小说里独祭了秋瑾。清政府也迫于压力把浙江巡抚和绍兴知府贵福调离了浙江。“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之死如樱花一瞬。最悲切的是秋瑾的两个盟姐姐徐自华和吴芝瑛，两人恸哭生病，流泪写下悼念文字。秋瑾身后能葬于西泠桥畔，全靠她们二人的努力。

绍兴女子却希望自己葬在杭州，事情起于1907年的春天。正是柳芽

吐绿的时候，秋瑾与盟姐姐徐自华爬上吴山、凤凰山，她们一边踏青，一边把杭州的街道、路径绘入军事地图，以便为日后革命党人攻克杭州做准备。下得山后，她俩又一起去了白云庵、孤山、西泠桥，当来到岳王坟时，秋瑾在坟前久久徘徊，不忍离去。她忽然对姐姐说：“妹妹有一事相托，倘若妹为革命牺牲，愿埋骨西泠，傍岳飞英灵，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了。”这时的徐自华，把这句话当做了戏言，她笑着对瑾妹妹说：“我俩早有盟约，百年后共葬西子湖畔。”这年夏天，正是夏至，秋瑾为革命筹措资金，来到桐乡石门徐自华家里。盟姐姐慷慨解囊，把自己的首饰等物约三十两黄金取出，赠给了秋瑾。小轩窗下，感动至极的秋瑾从皓腕上退下一枚来自宫中的玉镯子，给姐姐留作纪念。也许是天地感应，秋瑾再次对徐自华提出：“万一妹妹不幸牺牲的话，请姐姐能帮我埋骨西泠。”这似乎是非常郑重的托付了，徐自华心中一凛。

随后秋瑾又到了上海爱国女校，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的住处。也是同盟会成员的徐蕴华一听，和胞姐一样也是二话不说，拿出了手中的存款给了秋瑾。秋瑾取出小提包里的一张小照和一方手帕还赠徐蕴华。她略略思忖之后写下“此别不须忧党祸，千年金石证同盟”的绝句。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死别！

第三炉香之首葬

风雪渡江去复还

秋瑾生前希望归葬西泠的心愿，成了徐自华和吴芝瑛的心事。她俩发誓要成全妹妹的夙愿。

然而时局还是紧张，吴芝瑛说不如她自己在西泠桥畔买块地作为自己的生圻，然后悄悄地在生圻旁把秋瑾的灵柩葬进去，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法子，以免引来祸端。徐自华却提出要在西泠桥畔光明正大地替秋瑾筑墓。

今年已92岁高龄的林北丽女士是徐蕴华的女儿，她颤巍巍地拿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照片。这些发黄的照片忠实记录了1908年秋瑾被光明正大埋葬在西泠桥边的过程。

徐自华和吴芝瑛出资在西泠桥畔购置了墓地，但说服秋瑾的家人把秋瑾安葬到杭州并不容易。1月22日，离过年只有十天左右，徐自华一天都不能等，她冒着风雪渡江来到绍兴。徐自华在绍兴待了三天，终于说服了秋瑾的哥哥秋誉章。1月25日，秋瑾的灵柩被绝密地渡过了钱塘江。它从江干上岸，过南山，经苏堤，被抬往西泠桥畔。

经过跨虹桥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徐自华和吴芝瑛摠下了这一刹那的



1908年1月25日，秋瑾灵柩过苏堤跨虹桥

快门。烟水迷茫，桥石荒凉。朔风把人吹得缩紧了脖子。四个农民抬着灵柩，两个戴瓜皮帽穿马褂子的男人一前一后走在灵柩边上。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秋誉章，一个是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惠卿）先生。下午一点，灵柩停厝于西泠桥畔。人们与它合了影。

2月25日，年已过出，徐自华、徐蕴华等人在凤林寺举行了秋瑾的追悼大会。清明前，秋瑾的土冢造好了，土石垒成，芳草覆顶。第一块墓碑上题了“山阴女士秋瑾之墓”，然而两位盟姐姐都觉得用词太温和了，无法体现瑾妹妹的英气与风骨，于是重新刻了一块，上题：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她们觉得，唯有女侠的称号，唯有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才配得上年仅33岁就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秋瑾。碑石的墓表由徐自华撰拟，吴芝瑛书写。徐自华在《墓表》的最后写道：“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在风雨如磐的黑暗日子里，徐、吴两人能如此公开为秋瑾树碑立传，凭的是勇气和爱。

1908年7月4日，离秋瑾离世近一年，徐自华和吴芝瑛想邀集二十余人进行私祭。不料有人走漏了风声，祭奠仪式没有办成。这年八九月间，徐吴二人觉得秋瑾香冢还是太过简陋，又在墓葬上增添了墓亭，亭



吴芝瑛在西泠桥畔秋瑾墓前

子六个檐角如龙须高挑，亭柱上还镌刻了多副颂扬秋瑾的对联。这一来，秋瑾的墓葬就十分具有观瞻感了，巍巍矗立，任人凭吊。

可惜这气象才保留了一个多月，就泯灭了。清廷御史常徽巡视到杭州，在西泠桥畔发现了“匪首”秋瑾的墓，而且如此壮观，不禁勃然大怒，奏报朝廷立即铲平了秋瑾的墓葬。徐自华和吴芝瑛遭到了通缉。徐自华隐避上海，吴芝瑛虽与袁世凯为儿女亲家，也要东躲西藏。为了设法保护墓碑和墓表，不太公开的徐蕴华偷偷来到杭州。

夜晚，天上星子，地上影子，徐蕴华出现在西泠桥畔。可惜很不巧，她竟遇上了西湖巡逻队，清兵用枪托击中了徐蕴华的后背，使她尾椎骨受伤。等脱身之后，徐蕴华与革命党人朱瑞一起，把碑石和墓表起出，藏匿在朱公祠供案下的泥土中。

12月23日，秋瑾的棺柩又被哥哥运回了绍兴，依旧借厝于严家潭殡葬舍中。这一往复，让极其愤懑哀戚的吴芝瑛奋笔写下了诗句：“风雪渡江去复还，故乡归骨为兄难。挑灯漫记山阴狱，恐有冤魂泣笔端。”她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告慰秋瑾的英魂。

1908年初，秋瑾的丈夫，湘潭首富之子王廷均在自家大宅中因病去世。清廷深知秋瑾在民众中的影响，便唆使湖南巡抚到王家，劝王家把儿媳的棺柩运回湘潭。1909年10月，王家派佣人楚五以秋瑾儿子年仅13

岁的王沅德想念母亲的名义，向秋誉章提出将秋瑾棺柩葬到湖南湘潭老家去。秋瑾的哥哥同意了，棺柩便被辗转运回湖南，葬在株洲白马垅大冲王家老屋旧宅的后山，墓碑上写着“先母王门秋氏旋卿孺人之墓，子沅德立”。至今尚有“空冢”，墓碑残破，燕雀相探。

第三炉香之次葬 山花开时丛中笑

秋瑾就义前曾说，用她的死换得革命的早日成功。果然四年后，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顽固、丧权辱国的清政府。1912年，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

秋瑾的两位盟姐姐适时提出了让秋瑾遗骸移葬到杭州西泠的议案。这一议案很快得到浙江省议会的赞同，还划拨了经费，并委托秋社办好此事。同时还决议：秋瑾墓的原址上建风雨亭，亭之西建秋瑾墓；没收原清末湘军将领刘典祠，改建为鉴湖女侠祠。

然而，湖南方面不愿意把革命功臣秋瑾的遗骸还归浙江，一些湖南的老同盟会员提议将秋瑾灵柩安葬在岳麓山上；王家也只同意把秋瑾的衣衫等物赠给浙江，建个衣冠冢。湖南浙江双方为此事据理力争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秋瑾的妹妹秋理说服了外甥王沅德，同意秋瑾灵柩还葬西泠。

1912年10月，在湖南住了三年的秋瑾之灵从长沙启程，在秋理和浙江湖南双方代表的护送下，乘长江轮船于10月24日抵达上海，上海各界人士在码头迎灵。秋瑾的灵柩当日寄放于上海绍兴会馆。灵堂上布置了一座彩亭，中间供奉女侠遗像，前有白幡一道，上书“鉴湖女侠灵柩”。10月26日，上海党政军及各人民团体在绍兴会馆公祭。10月27日，秋瑾灵柩经嘉兴抵达杭州，此番备极哀荣。

这次秋瑾墓的设计，打破了原来的传统样式，墓基呈平面六角形，墓塔上六面有门，中空置墓碑一方，墓茔上方呈尖顶，像是一柄利剑，直刺蓝天！秋瑾生前也是爱剑的。墓前有石祭台一方，四周种植罗汉松，并用石栏围护，四面柱子上都镌刻了对联。12月8日孙中山来到杭州，次日到秋瑾祠祭悼秋瑾，并写了一副对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3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英勇就义六周年之际，秋瑾的新墓园落成，石碑上镌刻着“鉴湖女侠之墓”，墓碑由浙江都督朱瑞题写，墓前的一对石柱上刻着“丹心永结平权果，碧血长开革命花”的联句，为冯玉祥所题。自此，秋瑾便伴着岳王，在西泠桥畔，朝看飞霞，暮送归鸿。她应该是个极度浪漫的人。



秋社（老照片）



秋瑾墓（老照片）

第三炉香之三葬 伊人有幸独埋葬

一晃五十年，1964年底，西湖上掀起了一场破旧立新、清理墓葬的运动。12月2日的一个晚上，拆迁队平毁了孤山、西泠桥一带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坟墓30个，碑、亭、石像、牌坊13个。1965年1月初，秋瑾墓也遭到了清理。当正在拆除秋瑾墓顶的青石时，有识之士向有关部门反映，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即刻通知秋瑾墓不要拆，于是墓顶青石重新恢复原样。但时隔不久，在1月底的一个晚上，秋瑾墓还是被拆掉了。我们找到了那个晚上的见证者——年届九旬的陈而扬老人。

那天晚上七时左右，园林局的技术员陈而扬和几名石工，“奉命”拆秋瑾墓。他们先是卸下了烈士墓石亭子上的宝盖，接着又拆除了石亭子上的石柱，最后打开了坟墓。在暗淡的灯光下，展现在陈而扬和石工们眼前的是一具腐烂崩塌的棺木，只有棺材的几根筋柱支撑着。秋瑾烈士的遗骨仰躺着，骨架是完整的，头上的发髻依然完好，发后还有一枚玉簪。衣着已经腐烂不堪，脚跟处留着两块皮鞋的后跟，骸骨旁有一柄短剑。陈而扬和石工们搬出腐木，清理了墓中的泥土，把秋瑾烈士的遗骨小心翼翼地一块一块拾拣起来，放进一只高约两尺的陶瓷罐内。遗骨收拾后，卸下的石料，有的运到东山弄，有的运到灵隐，有的运到洪春桥附近。陈而扬和几名石工，携带着秋瑾烈士遗骸，乘着一辆卡车，在凌晨四五点钟来到鸡笼山的马坡岭下，你一锄，我一锹，七手八脚地挖了个土坑，放下盛着烈士遗骸的陶瓷罐，再盖上一块石板，覆上土。陈而扬在近旁找到一棵小柏树种在上面，留了个记号，秋瑾骸骨就这样与其他辛亥革命烈士群骸分开，被单独葬于鸡笼山马坡岭的泥土中，只是连一块墓碑都没有。

陈而扬曾是个草药郎中，他退休后，经常到西湖山里去挖掘草药，有时也会到埋秋瑾骨殖坛的地方去看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棵小柏树差不多已有一人高了。1978年的一天，他在马坡岭一个仓库前与管仓库的年近半百的来政富闲聊，因两人都会抽烟，香烟你递来，我递去，边抽边谈，忽而谈到秋瑾的事情。陈而扬就带来来政富走到一棵高约1.5米的小柏树旁边说：秋瑾的骨殖坛就埋在这棵小柏树下面。这让来政富和所有不知情的人大吃了一惊。对于陈而扬而言，他对秋瑾的独立埋葬大半是因为出于良知。在他的心中，秋瑾是个女子，是个好人。

第三炉香之四葬 历尽劫波音容在

198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十一时左右，鸡笼山来了几位寻寻觅觅的人。他们是受邓颖超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受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的指派来到鸡笼山，为的就是找到秋瑾的骨骸，重建墓葬。村民来政富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当时他们找的带路人是咱们村的汪福泉。他们在一座辛亥英烈墓里，取出了一只骨殖坛，正准备看骨骸时，被我看到了。我问他们干吗？他们说找秋瑾的遗骸。我知道秘密，便领他们到了种小柏树的地方。当时骨殖坛挖出来后，寻遗骨的人在地上摊开了一块随身带来的白布，将秋瑾的遗骨一块一块在白布上拼接。我看得很清楚，秋瑾的骨骸呈血红色，腓骨较长。我听老辈人说过，先人骨骸血红的话，后辈是蛮发的。一种迷信吧。那些拼接遗骸的人好像是专家，蛮懂的，当拼接颈骨时，他们发现了颈骨上留有的刀痕，于是就初步肯定这是秋瑾的遗骸。我那天陪了他们一天。我还仔细看了一下，秋瑾的骨殖坛里面除遗骨外，没有其他任何一点东西。”

所谓因缘际会，天意感人，冥冥中似有一股力量，在实现秋瑾的心愿，众人的心愿。

秋瑾的骨骸被取回去后，又做了严格的鉴定和确认，核对无误。当时的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陈安羽极为重视，成立小组为秋瑾重建墓园。墓地仍旧筑在西泠桥畔，同时还要为秋瑾树碑立像。

秋瑾墓碑的碑座正面镌刻着孙中山先生为秋瑾烈士亲笔书写的“巾帼英雄”题词，背面镶嵌着当年经徐蕴华冒险保护和1965年1月拆除秋瑾墓时由园林文物部门保管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碑座上是汉白玉制成的秋瑾塑像，碑座底下的墓穴内，安放着重烈士遗骸，落葬时还随葬了一方砚台。时间是1981年9月5日。

江南四月，正欲清明，我再一次去西泠桥畔探视了这位去世正好一百年的神奇女子。她一身洁白，神采奕奕。梳着髻，上穿大襟唐装，下着百褶散裙；左手插腰，右手按剑；远望西湖，近慕岳王。她永远都停留在了33岁的年纪，把青春烙入了一段为国为民追寻解放的史诗中。

伊人有幸，湖山有幸。

承蒙得到秋瑾盟友徐蕴华的女儿、今年已92岁高龄的林北丽女士提供珍贵的照片、史料，以及陈而扬、来政富两位老人的口述回忆，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风木书楼 丁氏传奇

◆ 叶全新

我们在有许多大树的城中穿行，但这并不是一座城，而是很多座城。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走进另一个时空。历史从来不是老人，他只是幻身为一棵棵树，在古城的许多角落等待。

2005年12月的一天，有几个日籍华人东渡而来。他们最终站在了这里——杭州市直大方伯田家园6号。近百年的漂泊之后，他们还是找来了，看见了丁氏祖籍故地。引导他们寻根的是一部书，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库全书》。他们的先祖在一百多年前，曾经竭尽全力抢救保护过这部书。

就在这里，他们仰望着一棵几百年前的玉兰树，两人合围尚不能，粗壮、结实、茂盛，高入云天。

这时，风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家族的传奇。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它蕴藏着厚重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

八千卷楼书与石

1127年的一天深夜，一支皇家军队护卫着宋高宗赵构，匆匆离开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下逃难的路上狼烟滚滚，人饥马困。就在皇帝贴身护卫中，有一个名叫丁忠的士兵，因护卫有功而升职。宋高宗死后，葬在绍兴宋六陵，丁忠成了守陵人。从此，丁忠在绍兴娶妻生子，繁衍子孙。

故事从丁国典开始。丁家从绍兴迁至钱塘有百多年了，家住田家园头发巷（即今直大方伯）。头发巷因卖假发而得名，此地商贾众多，街市繁华。